昨非庵日纂

牢非菴日纂二集氷操卷之二

閩中牢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之羣吏曰此叅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浴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曰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日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日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日全家遁此尋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逹城行日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

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覘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賙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温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

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
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官子
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
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
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以
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巳坐薦上大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釁稽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軀市井乘而鬭僇作來作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大人遠在海濵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輛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爲戒也

御史杜暹因挨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鍔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鍔以十兩對審喚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鍔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鍔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面頸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往垂槖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槖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於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於侂胄而

入閤噫黑頭宰相紅鈴夫人後視今亦猶今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日有十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廉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控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

鄭愔掌選贓汚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慚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

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婕遣一价往瞯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瓦盆煁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賫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劉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毋安

在日適隣家磨麪遍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日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三色款同寅則枯魚一罇价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蕭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鄰家忠宣尚齓不譁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眞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欲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巳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于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巳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刻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
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
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沇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
敕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
足矣毋撓其清也

魏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

得失先決後聞鎭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鎭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擱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郎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葬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缽收箸以拄棒撐弊

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入輟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蘗聲

宋孔覬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覬命置岸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

賈客與生者幾人哉侈華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槖之資間有飲泉不食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宦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意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撲斂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艴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

狀其祖父之行也誑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

艴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也亦欣然喜是明

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淸之足貴也乃所志非

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

淸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慽無所遺不可使

子孫艴有所誑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

南布一端花綀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即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為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為詐也

晉胡威父質為荆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

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蘑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餽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絶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産土之災也徽瘠郡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汧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投家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為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李敬文為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鴿羽敬文荅曰鴿有六翮

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遂事佞人

宋進士鄭俠辭膴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常以人所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賍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眞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
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
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
臺下擁尊嚴如天衣官縣利出政以賄成原
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
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
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
孥赴海塡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

官暑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靁竊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暑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獪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蘗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即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裯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　上賜盔甲袍帶　裕陵追悔泰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

敢張奉遺劉璉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淸

之感肖人也

王日居第甚陋眞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

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今完葺已過每思

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

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敎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
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暘得此
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
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
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
流通稱爲神明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冣。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君。

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爲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

植游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淸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温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一物僅此而已

陳無已性淸介傅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巳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纍踰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爲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噫婪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淸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攜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

出贖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橐囊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爲盜跖而其上愛爲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聞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恥奉上官者咸笑爲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皭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迺還病卒遂以爲

驗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

為妻子饔飧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擬部郎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贐。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夫。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

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歎息而還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
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
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
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
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内副使歸家環堵若懸
磬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罍
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纂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睢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即未必自據奪朘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溉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盡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逋去其女十歲有

姿自繫一絲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巳予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敎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自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啟倉賑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目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之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娣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為資
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
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
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
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為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
禁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踰其故適

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說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

李文靖拜參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鄙辛陳四參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郎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詵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為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歷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即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寘米中鄉

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褁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即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即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

半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匿不以告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郤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牒牒至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虜按籍取宗室因焚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覔活李起謂使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覔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刼誥勑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盪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當爲子偵作別而去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即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憔悴授以官誥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廼貨衣物悉營送塟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含欲投荆州王舒含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忤誣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唐閻敞為郡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常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聞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歷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三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誑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貲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

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郎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
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
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
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
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
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華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兗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

者二十餘人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潜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羲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隻曰此無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賫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與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

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曰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珏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瘞易而藏之斷文木爲函複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丙者背竹籮手持竹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冢孝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遇父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僂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於泥不知稲用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扺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鄉雖啣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令臣謟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

守

宋黄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粿餌飼小兒輩饑人如墻而進不可復制董仆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黄岡村㞮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飡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眞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汝取柴欲與父母相懽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

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緍憾之乃罷復官沉
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
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
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令秋高歲曉實
恐盡室餓死京師顧沒身於人以活守義見
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
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

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麤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

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
段秀實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諶强占民田
歲旱復索民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
諶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
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
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
令諶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
取之不恥何能爲人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

不可見段公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絶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賙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佖太宗朝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日卿何食客之多佖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菜羹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殯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開義塾敎訓鄉閭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搆訟券遺道傍犬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

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平日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怖走竹傷其足挈屐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林

薛戎悉俸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貲衆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巳嫁否對曰以見在未也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照原價糶之在

已無損於人頗獲齊乘崖嘉歎遂坐黄而拜焉嘗謂黄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學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師有甌生攜殘壺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爲邑皁隷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剛山羽化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李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䟫地索錢不得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因衣敝時爲澣補覩輕緊之尤餓者予因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曹郎覩獄問因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些

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韓絳嘗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踴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玄宗過崤谷道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稭雜稈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盂而骨肉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襆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亦不飽滿懽忻而去不飽其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緣凳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奈上帝不許也

念菴羅公淸介歸橐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既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既
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
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
知爲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
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
矣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

春遂罷長子羆誡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

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掾在武都逵等送約頭到掾宿聞憲名及覩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掾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内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僵不能活雖經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囷廩深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姊及子姪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過去

之富貴而徑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盼之間澌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尉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

者千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漬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
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
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慮日日豐年